

# 張大千傳

(三六)

—東京雅集



／王家誠

民國三十七年—農曆戊子年除夕，是大千在成都過的最後一個除夕。與子侄、門生玩博戲，享受天倫之樂時，使他想到天寶年間唐明皇和嬪妃、諸王兄弟博戲故事，乃拈筆作〈楊貴妃戲鸚鵡圖〉。

移家至摩詰城的仲秋，他又畫了幅〈調鸚鵡〉，題記中所敘明皇博戲不贏，喚鸚鵡上陣攪局，和〈楊貴妃戲鸚鵡圖〉完全一樣；在子侄環繞中，也是天倫之樂，只是身在異域，不免有些感傷。

深秋時分，他由從大陸帶出來的古代書畫，以及近年在美、日、阿根廷和港澳新搜求到的古蹟中，加以精挑細選，準備到東京精印成《大風堂名蹟》，親自寫了篇長序。

藝術的極致，與道相通，是他開宗明義的看法：

「夫藝事之極，故與道通。衡鑒之微，惟以神遇。蓋挾造化之玄奧，規運會之降升；非學有所承，智周無外，何足以雕鏤萬象，揚推千古哉！」（註一）

接著大千自敘其家學淵源、拜名師、習古人、廣交游、勤搜古蹟的過程和成就；尤其在鑒賞方面的功力：

「一解紙墨，便別宋元。間撫籤牘，即區真贋。意之所向，因以目隨。神之所驅，寧以跡論。……世嘗推吾畫為五百年所無，抑知吾之精鑒，足使墨林推誠，清標卻步，儀周斂手，虛齋降心；五百年間，又豈有第二人哉！」

從前徐悲鴻稱贊他的畫為「五百年來第一人」。大千誠恐誠惶地歷數天下英雄，表現他的謙虛風範：

「惡，是何言也！山水石竹，清逸絕塵，吾仰湖帆。柔而能健，峭而能厚，

吾仰溥心畬……」結論是：

「五百年來一人，毋乃太過，過則近謔矣。」（註二）

這篇洋洋灑灑的〈大風堂名蹟序〉中，不僅自承畫為五百年來第一人，更認為在鑒賞方面，五百年間，也不作第二人想。

古代名蹟，大千自己鑑藏之外，為別人鑒定古畫，代價很高，據傳他只消鑒別一張畫「真」或「假」，代價往往一百美金。

序末，大千談到所藏名蹟，經過民國二十六年網師園、三十八年離開大陸兩次浩劫；浮槎海外，又是一番流失，因選歷代名家卅七位，作品計卅八幀付梓，以廣流傳。

選畫、作序之後，大千就先到日本接洽印名蹟事宜，續往香港舉辦個展。

民國四十三年冬天，到四十四年元月末，大千在日本一共停留了兩個多月。購買書畫、籌印大風堂名蹟，在山田小姐伴陪下踏雪賞梅，自然是少不了的節目。

使他最感欣慰的，當是〈黃山谷書張大同卷〉的失而復得。

猶記大千民國四十年仲秋前往日本時，曾把張大同手卷和瀟湘圖、夜宴圖寄存在臺北臺靜農家中，由日返臺後取回。至於何時出手？售於何人？均無法

得知。

張大同卷後，共有大千長、短二跋；長跋詳記民國二十二、三年知道張大同卷待價而沽，經過幾次轉手，大千終於三十七年以重金獲得此寶。跋後自記：

「戊子十月既望，蜀郡張大千爰題於甌湘館中，時共觀者鎮海李祖韓、秋君兄妹、武進謝稚柳。」

短跋則僅記：

「甲午十一月廿一日，將自東京還三巴之摩詰城前一夕得此。蜀郡張爰大千父。」（註三）

不過大千並非於廿二日便打道巴西；又繼續在東京停留了一陣。

農曆十二月，大千在東京遍賞寒梅，不忘為老友臺靜農畫了七幅冊頁，首頁便是〈梅花〉，上題：

「大千自有此法，不是華光與元章也。」

後面依次〈水仙〉、〈剪秋羅〉、〈牡丹〉、〈鱗魚〉、〈櫻桃芭蕉〉，最後一幅是更深入靜時所畫的山田倩影，款題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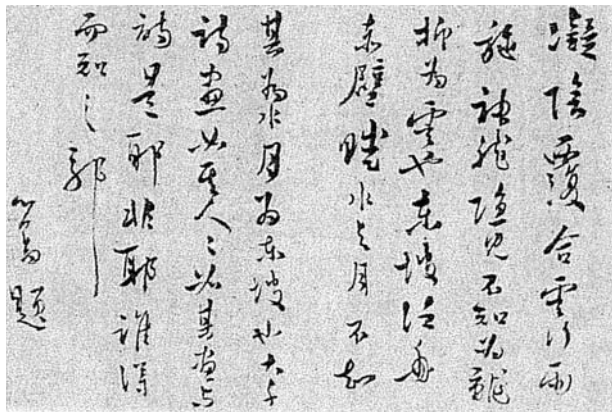
「畫成既題署，侍兒謂尚餘一頁，興已闌，手亦倦，無暇構思，既對影為此，是耶非耶，靜農何從而知之耶？甲午十二月。」（註四）

畫冊寄到臺北，大千在東京既有這

等風流韻事，豈可不奇畫共賞！

畫中的日本女子半身像，秀髮蛾眉，目中透出一種青春的光彩。穿在身上的，像厚外套又像是睡袍；這就是大千筆下的「侍兒」。她使溥心畬想到青年時期偕弟溥儀在日本，和藝文界唱酬的光景：芝山紅葉館的盛宴、澄霞館年輕貌美的舞伎……，他幾乎有些情不自禁地拈筆在山田畫像後題：

「凝陰覆合，雲行雨施，神龍隱見，不知為龍抑為雲也？東坡泛舟赤壁，賦水之月，不知其為水月，為東



圖一 大千所繪山田像與溥心畬跋

坡也。大千詩畫如其人，人如其畫與詩，是耶？非耶？誰得而知之耶？」（圖一）

從大千贈王方宇自畫像的題款，可知他於農曆十二月始離日赴港。舉行畫展：

「甲午十二月戲寫塵貌贈方宇兄，時相逢東京，明方宇將返臺灣，予亦有香港之行也。弟爰。」（註五）

在香港，大千停留的時間有限，隨即再次轉回日本，直到四十四年元宵節前，才經過美國，返回巴西，繼續督工建園。

四十二年農曆十月，大千曾為四十二年秋陪他遊覽尼加拉瀑布和沃特金斯峽谷的張孟休，作工筆青綠山水（沃谷圖），詩後自記：

「甲午十月為孟休宗兄寫，憶去秋同看紅葉之遊也。大千居士爰。」（註六）兩年後，大千即患目疾，此後便少見這樣工細的筆墨了，使張孟休格外地珍愛。

及至民國四十四年元宵前一晚上路過紐約時，他又為張孟休作了七幅山水通景，畫高十七吋，七幅合起來寬近十呎，從這幅水墨山水的風格、景物看來，簡直像幅長江萬里圖。

江村、崇山峻嶺間的瀑布、寺廟、往來於江上的遠近帆影……款署：

「乙未元宵前一日從江戶還歸三巴之摩詰城，道出紐約。孟休仁弟、家華夫人囑畫，漫設請正。大千居士爰。」（註七）

孟休從吳湖帆弟子王季遷習畫，酷愛大千筆墨，大千數次旅美，都為他示範或留下作品，時贈畫紙、顏料和畫片。對中國繪畫理論，孟休也極感興趣。孟休妻子朱家華，民國四十三年才到紐約，不僅參加王季遷的週末畫室習畫，少時曾在上海與友人票過京戲和崑曲，正巧季遷妻子鄭元素，也擅崑曲，孟休形容王氏的週末畫室「有聲有色」。

大千這次紐約行的另一收獲，是鑒賞到李龍眠（暝）的〈孝經圖卷〉，有意求讓，但尚無法成交；從他這年農曆六月的題跋中，可見魂夢以求的急切心境：

「頃者予於紐約再見龍暝（孝經卷），且有迎歸之議，為之喜而不寐，未識果能滿斯願否也。乙未六月將望，三巴之摩詰奇冷，讀書遣寂。大千居士。」

「跋石濤山水冊（三則之三）（註八）使大千欣慰的，是他最小的兒子心印，也勤習繪畫，手持畫卷向大千求畫。

猶記三十九年冬，雲波懷孕待產，大千特別攜眷從大吉嶺前往香港。推測心印生於三十九年尾或四十年初，乳名「牛牛」，轉眼牛牛已經是五歲的幼兒。

從大千為他所作〈十賢圖〉的題識，可見大千對幼子的寵愛：

「小兒心印今年五歲，已能擲管學畫，姿致楚楚，桑榆晚景良足為慰。：：：」

一日晨起，方命侍兒滌硯，心印忽持此卷乞畫，欣然為之命筆。他日長成，乞取二三父子品題，知汝父愛汝之深也。乙未閏三月初九日，大千居士爰。」（註九）

為了準備四十四年冬天在東京舉行的畫展，鳩工築園外，大千也埋首作

畫。當時視力尚佳，如張孟休所說的精工之作，多作於此際。

〈鳳簫圖〉，描寫秦穆公之女弄玉和其婿蕭史的故事。鳳樓之上，蕭史教弄玉吹簫，鳳凰群集，弄玉乘坐鳳凰，蕭史乘龍，雙雙飛昇而去。繡帶飄拂，乘鳳凌空的弄玉，有如敦煌壁畫中的飛天。大千自題：

「跨席乘鸞去未遙，閒庭寂寂夜迢迢，殷勤涼月西樓下，憶聽雲林鳳唳簫。大千居士張爰大風堂下作，時乙未秋八月也。」（圖一）

石板橋下，小溪汨汨而流。巨大多孔的大湖石，兀立在近處的溪畔，疏竹



圖二 民國四十四年仲秋大千作於巴西的〈鳳簫圖〉

掩映中，益感清幽。小溪那邊，綠草如茵，以淡墨寫成的竹石遠景，如在霧裡。主題集中於負手而立的大千，督導一立一蹲的大、小二子，檢視高聳的梧桐。

「買個荒園，笑向兒分付，竹外梧桐栽幾樹；鳳凰棲老休歸去，鳳棲梧。」

這正是上年春季大千登巴西聖像山所賦〈蝶戀花〉中景象，以工細的手法移寫畫中，畫面上方，行書〈蝶戀花〉詞後並識：

「甲午二月，自曼多灑移居三巴賦此詞，今年於摩詰城南置薄田百畝，桑麻

椒麥之餘，率諸子姪蒔花種竹，亦稍足忘流人之苦也。

乙未中秋前夕，蜀人張大千爰。」

——八德園造園圖（註十）

此圖顯示，經過一年半的經營，八德園已粗具規模。

另一有趣的是，大千雖然一再倡議寫實；時裝人物、汽車洋房皆可入畫，但描寫八德園實景中的人物——一老二少，悉著古裝，置身於溪流疏竹、湖石、梧桐之間，恍如進入往昔時光。

△△△△△

中秋後的東京，又是芙蓉盛放的時令。使大千欣慰的，不僅《大風堂名蹟》四大冊製版、打樣進行順利，大約一、二個月後即可問世，更值黃君璧、莊嚴幾位好友到日本開會，舊王孫溥心畬春天到韓國講學、接受漢城大學頒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後，早在這年夏天就到了東京。

幾位臺灣來客，由大千、山田導遊日本名勝，到名廚陳建民、婁海雲開設的川菜館，吃道地的四川菜。而婁海雲更經常被請到大千帆臺莊的住處，爲他配出不同的菜單、想出新鮮的作法，讓幾位好友大快朵頤。

黃君璧、溥心畬二人山水畫中，大千最欣賞贊佩心畬筆下的雪景和君璧氣勢驚人的飛瀑。曾說：

「雲瀑空靈，吾仰君璧」；東京之會，尼加拉瀑布的宏偉和驚人氣勢，不僅成了二人的話題，更相邀同往觀賞：「三年分列久，握手海東隅，落筆清仍健，觀河美且都。猶能花下笑，還藉酒邊扶，更結看泉約，春風道不孤。」

明年春將同游北美納嘉納福觀瀑，所謂看泉約者，元微之曰□花拂面，惟吾白樂天知之耳。乙未九月同在江戶。弟張爰。」——題黃君璧山水（註十一）

可惜，到了冬天，大千決定向歐洲發展，跋中的北美觀瀑之約，只好俟諸異日。

無論出遊或燕集，溫柔體貼的山田小姐，總是如影隨形地陪在大千身邊。心畬身邊常有位長髮披肩穿著樸素的日本女子，敬謹地坐、立一旁，注視著心畬的一舉一動；伊藤啓子，出身書香門第，就讀東京大學文學系三年級。她拜師學習漢文和書畫。執禮之恭，學習勤奮，心畬也認爲是少見的門弟子。

某晚，群集在王之一家裡吃蒙古烤肉。餐後心畬拈筆寫了株古松，大千順手畫了位松下老者，君璧加上小橋流水，三人合作大體完成，最後由莊嚴以瘦金體作記。伊藤則靜坐一旁，看著幾位中華文化代表性的大師那種優雅的風範，手持相機之一，不但獲得難得一



圖三 伊藤啓子靜靜地看著溥心畬作畫（局部）

見的四家合作，也及時拍下了這歷史性的一刻（圖三）。

大千同情溥心畬在家時一切行動受繼室李墨雲的約束，在外受臺灣政治現實的限制，連出國旅行的自由也沒有。這次難得受邀與朱家驊、董作賓到韓國兩國講學和開會，但在居日護照延期問題，卻遭遇到困難。溥心畬則為大千漂泊四海，無枝可棲而感嘆，他在大千近照上題：

「滔滔四海風塵日，宇宙難容一大千，却似少陵天寶後，吟詩空憶李青蓮。乙未十月相遇江戶奉題 西山逸士溥儒。」（圖四）

農曆十二月，「張大千書畫展」在東京日本橋高島屋對面壺中居古董店的二樓畫廊展出。這次由日本國立博物館、東京博物館、讀賣新聞等贊助的個

之的〈大風堂名蹟再版序〉（註十二）

「去年冬於香江得文徵仲〈秋山蕭寺圖〉，全師子久，與平時運筆絕異，士心此圖似之，亦子久法也。丙申三月爰。」

——題周士心畫山水（註十三）

周士心，江蘇吳縣人，任教於香港新亞書院藝術系，繪畫外，也作理論的研究。從這則題跋中，可以知道大千離開日本後，在香港度過一冬一春。而乙未年冬在九龍購藏的文徵明〈秋山蕭寺圖〉，並不在晚年捐贈故宮博物院的古蹟之內，推測像前述黃山谷書〈張大同卷〉一樣，雖然珍愛，但爲了築園、養家，也只好轉手他人。

大千詩文集中，有則〈題峨嵋山圖〉，「年款：乙未一月花朝（按，花朝爲農曆二月十四日）寫於江戶湯島帆臺莊□舍，張大千爰。」（註十四）

由此可知，四十四年冬至四十五年農曆四月間，大千往返港、日之間，應在兩次以上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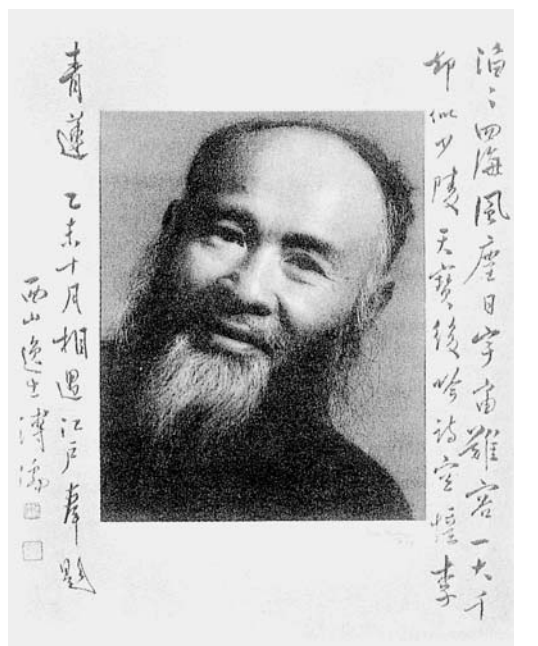
大千前往歐洲發展，可分東京書畫展後的「初步決定」，和四十五年農曆四月敦煌摹品展後受法方邀請的「最後決定」：

留美畫家侯北人，保有大千前作〈漁人晚歸圖〉，請他作跋，大千加題數語：

展，展出繪畫，同時也少有地展出一些五言絕句的條幅，不少日本藝壇耆宿前往觀賞。

其中日本西畫權威梅原龍三郎，對大千作品尤表贊佩。梅原早年留學法國，師事雷諾爾，與畢加索爲友。回國後曾六次旅行北平，有時停留半年以上；到臺灣也不下四、五次之多，對中國文化有深入的瞭解。他力勸大千向歐洲進軍，宣揚中國文化，讓歐洲人認識中國近代的藝術風格。

在書畫展前後所出版的《大風堂名蹟》，很快地便銷售一空，許多藝術界人士，一部難求，大千也頗感遺憾。直到民國六十七年春天，在友人王必成催請及贊助下，同意再版，並寫了篇感慨繫



圖四 溥心畬題大千近照

「北人仁兄得予舊作，攜以見示，時先生將有北美之行，予亦將西游巴黎也。丙申三月大千弟爰。」（註十五）

此跋顯示，在港期間，他不但積極準備進軍巴黎畫壇，且已定下行期。

不過，他後來告訴謝家孝，真正決定前往巴黎，即在四十五年農曆四月「敦煌壁畫摹寫展」之後。

「摹寫展」會場在東京松板屋百貨公司九樓大畫廊，由朝日新聞主辦。展出數十幅敦煌壁畫和石洞頂的藻井；更特別的是〈文殊菩薩赴法會〉和〈普賢菩薩赴法會〉。這兩幅近似李龍眠風格的山水人物，大千先從壁畫上用油紙勾稿，但未及畫完就匆匆離開了榆林窟。勝利後，陸續以宋紙摹寫下來，只是有些細部尚未點染完成。由於是以線描爲主的水墨畫，所以有人說它是「素描」。

談起四十四年冬至四十五年初夏的兩次畫展，大千說：

「就是這兩次展覽，令當時恰在東京旅遊的巴黎羅浮博物館館長薩爾對我發生了興趣。他在東京面邀我到巴黎去開展覽會，他說除了敦煌畫展外，並爲我舉行個人的近作展。……我答應那年夏天到巴黎去開展覽會，這也是我第一次去歐洲，去瞻仰西方藝文薈萃的花都巴黎！」（註十六）

其時尚未去過花都的大千，說起來

跟巴黎並非完全沒有淵源：

民國二十二年五月，由悲鴻籌辦的「中國近代繪畫展覽」在巴黎展出，大千所作〈墨荷〉，被法國政府收藏。

民國二十八年春，張善子為抗戰募款，曾在巴黎貢格爾·德堡國立外國藝術館舉行「張善子、張大千兄弟畫展」。法國總統勒勃朗親臨觀賞，並為善子授勳。

四十二年，我國駐法文化參事郭有守，以大批藏畫贈巴黎Cernuschi博物館，其中十二幅是大千的精心之作。大千計劃中的巴黎之行，就預備寄寓在有守家中。

大千想到大公報對他前後不一的態度，使他不由得有些憤慨。在上海主動為他開畫展、出特刊的大公報，在他出國後，一改讚揚為詈罵。

某日，他在曼多灑收到朋友寄來一篇剪報。大公報的文章居然出現〈代畢卡索致函東方某畫家〉。文中假畢卡索口氣，罵張大千作品，不過是資本主義的裝飾品。

畢卡索不會看中國報，如何罵起中國畫家張大千？他心中暗忖：

「總是費彝民那班人胡謔的，借畢卡索之名來罵我。」

不過，也因此引起他要會會畢卡索的動機。

民國四十五年農曆五月，正是櫻桃成熟的季節，大千精選了三十幅近作和展過未久的敦煌壁畫臨摹品，飛往巴黎。

兩女一兒，早在農曆四月大千夫婦來東京前就留在香港請人代為照顧，所以隨行的僅雯波一人。

#### 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八頁二一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八頁五三〈四十年回顧展白序〉。
- 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〇二。
- 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〇四。
- 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〇六。
- 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二二七。
- 七、《傳記文學》卷四六期四頁五〇〈大千先生兩周年祭〉，張孟休撰。
- 八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〇八。
- 九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〇七。
- 十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五九。
- 十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二一。
- 十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六頁七三。
- 十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一〇。
- 十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三三。
- 十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〇九。
- 十六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二八。

#### 圖註：

- 一、《大成》期二三頁十八〈懷舊王孫〉，臺靜農撰。
- 二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一五。
- 三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六八。
- 四、全圖一。